

参考消息

CANKAO XIAOXI

新华通讯社编印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1979年11月

16

星期五

第7628期

美财长说美冻结伊朗在美资产 得到沙特阿拉伯和美盟友的谅解

【法新社华盛顿十一月十四日电】财政部长威廉·米勒今天说，美国决定冻结存在美国银行中的伊朗官方资产一事，得到了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各主要盟友的谅解和积极的看待。

他强调说，美国是在伊朗宣布采取这样一项不友好的行动之后采取这一行动的。他说，其它国家不必害怕它们在美国的资产被冻结。

伊代外长宣布伊将从美银行提取存款

说可能会很快释放一些在美国使馆工作的非美人质

【合众国际社德黑兰十一月十四日电】代外长巴尼萨德尔今天宣布，伊朗将从美国银行提取一百二十亿美元的储备，把它们转到那些不参加美国的抵制石油运动的欧洲国家去。

巴尼萨德尔说，是应伊朗储备银行中央银行的要求而转移资金的，并且得到了该国主要决策机构革命委员会的赞同。

巴尼萨德尔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这一决定的。这一行动是伊朗迫使美国交出国王以换取作为人质被拘留在被占领的美国大使馆的六十名到六十五名美国人获释的最新尝试。

巴尼萨德尔指责纽约大通曼哈顿银行行长戴维·洛克菲勒和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策划使国王去纽约。他一再指责是美国造成了目前的危机。

巴尼萨德尔说，伊朗将把它的资金转移到那些不同美国一起实行抵制和“并不企图讹诈”

井集团在伊朗进行的合办石油化工事业决定给予政府支援等，采取了亲伊朗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卡特总统给大平首相寄来亲笔信一事，今后似将成为微妙的问题。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十一月十三日刊登一条消息，题为《官房长官说，要冷静地注视事态的发展》，全文译载如下：

官房长官伊东十三日上午会见记者，就美国政府采取全面禁止从伊朗进口原油的措施一事说：“希望有关国家充分交换意见。这是个微妙的问题，准备冷静地予以注视，采取紧急行动要慎重。”他表明了目前要密切注视事态发展的想法。

我们”的欧洲国家去。

这位部长是革命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他说：“伊朗不欠美国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付了许多钱，却未曾从美国那里得到什么报酬。”

他说，伊朗在美国的利益价值五百亿美元左右。

巴尼萨德尔说，美国在伊朗的投资已经“收归国有”。

巴尼萨德尔没有规定提款的时间表。他说，中央银行正在研究提取和转移款项的计划。

【合众国际社德黑兰十一月十四日电】伊朗谴责卡特总统十一月

十三日发布的冻结伊朗财产的命令，但是又放出一种有希望的空气，说它可能会很快释放一些在美国使馆工作的非美国人质。

伊朗代外长说，据报道有四十名亚洲人与六十二名美国人一起拘留为人质，至少可以很快地让四十名亚洲人中的一些人离开被占领的美国使馆。

但是，他强调说，美国人质，除非国王回到伊朗受审以外，是不会被释放的。他对美国说了些和解的话的时候，却又声明伊朗要从美国银行提取一百二十亿美元存款。

【路透社联合国十一月十四日电】（记者：迈克尔·利特尔约翰斯）外交人士今天说，安理会成员国今天断然拒绝伊朗提出的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的要求。

这些人士说，安理会成员国一致认为，在人质继续被拘留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时候，就伊朗危机进行辩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他们说，这种看法是在安理会主席玻利维亚的帕拉西奥斯进行私下协商时提出的，他还同伊朗代办谢米拉尼进行了会谈。

国务卿万斯今天来到纽约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和安理会的一些成员国会谈，他打算要求由十五个国家组成的安理会拒绝伊朗提出的问题，除非人质获释。

这些外交人士说，安理会中的不结盟成员国今天在秘密协商时带头提出不要召开紧急会议。

有一个代表说，帕拉西奥斯发现安理会成员国的看法是一致的：虽然不可能把释放人质作为召开会议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在此刻召开会议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所提出的理由是，在人质继续被拘留在美国大使馆的时候，成员国想的是他们所处的困境而不是伊朗的不满。

这些人士说，帕拉西奥斯打算提醒伊朗，他还没有得到对他上星期五发表的要求释放被扣人质的呼吁作出的反应，并将对在巴尼萨德尔的信中甚至没有提到这一点表示惊异。

【美联社华盛顿十一月十四日电】（记者：巴里·施韦德）国务卿万斯今天飞往纽约，以设法阻止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伊朗对美国的指控。

国务院发言人霍丁·卡特说：“本政府决不可能也决不会在它自己的人被非法扣留的威逼下进行谈判。”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十一月十四日电】题：白宫关于伊朗资产的声明

白宫十一月十四日发表一项声明，全文如下：

总统今天采取行动，以冻结伊朗官方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其中包括储蓄在美国银行及其在国外分支机构的资金。这项命令是对有关伊朗政府打算调走它的资金的消息作出的回答。其目的是要保证用有条不紊的方式满足美国及其公民对伊朗提出的要求。

这项命令除伊朗政府、伊朗的中央银行和其他受控制的实体外，并不使个人的存款受到影响。有关资产的准确数字目前无法确定，但是没有理由使外汇市场或者其他市场出现动乱。

总统是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来采取这一行动的。这项法律授权总统对付美国的安全、对外政策、或者美国的经济受到的任何异乎寻常和特殊的威胁。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一月十四日电】卡特总统星期三命令冻结伊朗存在美国银行里的一百二十亿美元资产。早些时候，伊朗政府宣布它计划提取这笔钱。

白宫说，卡特是根据一九七七年的和平时期国际紧急权力法发出这项命令的。根据这项法令，一个总统可以立即通知冻结一个外国的或是它的国民的资产。

这一行动将不准伊朗或是它的代理人从银行帐户中提取款项——或是转移财产。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十一月十四日电】题：十一月十四日白宫消息

新闻发布会——新闻秘书鲍威尔是发布人。他谈到下面的问题：

人们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主要问到冻结伊朗的资产将产生什么影响，鲍威尔说，他不知道卡特按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还动用了什么其它的紧急权力。鲍威尔说：

“在目前这种特定情况下必须使用这条法律。”

鲍威尔接着说，卡特在采取前一个行动停止进口伊朗石油时，至少有两条法律是可以加以挑选的。他选择了一条使白宫得到的权力最小的法律。

鲍威尔说过好几次，卡特冻结伊朗存款的行动“不是一种惩罚行动”，也不是全国对“伊朗施加压力”，而是“对他们将要采取的行动的反映”。

有人说，卡特的行动将对那些签有向伊朗供应粮食合同的美国商人产生“令人寒心的”影响。鲍威尔提醒记者们说：“这不是美国主动采取的行动。”他请记者们考虑，如果伊朗从美国银行提取了它的所有存款的话，那可能会对商人们产生何种令人寒心的影响。

卡特致函大平希望日美共同关心伊朗问题

日官房长官说要冷静注视美禁止进口伊朗原油的事态发展

【时事社东京十一月十三日电】题：卡特总统致大平首相亲笔信，希望日政府同美政府一起共同关心伊朗问题，政府被迫在对美协调问题上作出抉择

十三日获悉，美国总统卡特就美国采取停止进口伊朗原油的措施给大平首相寄来了亲笔信。这是政界人士于当天晚上透露的。亲笔信说明了美国政府决心停止进口的理由，并期望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一起“共同关心”伊朗问题。

我国政府出于资源外交方面的考虑，由政府援助建设石油化工联

合企业，采取了亲伊朗政策。但是，对伊朗采取强硬政策的美国政府却要求日本政府给予理解，因此，我国今后的外交似将被迫作出严峻的抉择。

据这位人士说，卡特总统的亲笔信是十三日写的。亲笔信说，美国停止进口原油是为不使人质问题和石油问题互相牵连而采取的措施。还说，在这方面，美国政府的基本方针是：尊重保护在海外的本国公民这一基本国际准则，制止把人质利用于政治目的。

接着，卡特表示了如下决心：随着停止进

口原油，美国即使（在经济、资源上）造成损失也在所不惜，并且说明：“我们最优先考虑的是释放人质。”还就美国的措施照顾到国际石油供求关系造成的影响问题解释说：“重视恢复国际石油市场供求平衡是美国的基本政策。”

卡特亲笔信在说明了美国政府上述方针后，表明期待大平首相，对伊朗的状况“一起关心”。结尾说，为了向日本政府说明美国所采取的措施才寄亲笔信的。

我国作为确保石油稳定供应的一环，对三

国报
际交
流署
道

《白宫关于伊朗资产的声明》

这是对伊打算调走它的资金的全部资产
说卡特采取行动冻结伊官方在美的全部资产

安理会不结盟成员国带头提出不要召开紧急会议

安理会拒绝伊朗提出召开紧急会议的要求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一月二日刊登该报记者沃尔特·平卡斯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在伊利的间谍和反间谍活动》。

《这就叫搞情报吗？》，全文译载如下：

先是空军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来到内华达州的伊利，察看城南的山谷，可能要把这些山谷作为新式巨型MX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场。

后来在上个月，由于伊利现在已成为部署某些MX导弹的好地方，因此，穿着劳动布裤子和运动衫的几个苏联人也来到这个地方，离开他们在华盛顿的工作地点几乎有两千五百英里。他们说自己名叫弗拉基米尔·克瓦索夫和弗拉基米尔·米利岑。苏联大使馆说克瓦索夫是一名中校，助理武官；米利岑是武官处的一名文职雇员。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紧跟在他们后面，有时甚至走在他们前面一点，穿的也是当地人随便穿的牛仔褲。

十月的那一天，这两个俄国人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员走访了伊利（人口是六千五百）。这是这个城镇的人不会忘记的一天。

此外，这件事还使人们清晰地瞥了一眼两个超级大国经常进行的那种间谍比赛。这种比赛有时是幽默的，但常常是严肃的。

武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合法的间谍。他们驻扎在对方的首都，经常出去旅行，设法搜集任何可能有用的情报。这种游逛总要受到东道国的保安人员的监视——在苏联受克格勃监视，在美国则受联邦调查局的监视。

十月四日这一天，这两个苏联人来到伊利公共图书馆。那天是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艾琳·卡森管事，因为她的上司在开会。

据她的回忆，联邦调查局的两名特工人员是在开馆前来到图书馆的，并告诉她，有两个有外交豁免权的苏联人将从埃尔科乘飞机来伊利。

特工人员向卡森说，“这两个俄国人肯定要来”图书馆，因为他们前一天在埃尔科就是这样做的。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向卡森描述了这两个人的特征，并让她看了照片。他们对她说，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特工人员过后还会回来的。

卡森说，上午十一点左右，这两个人露面了，他们的“穿着很随便”，并且自称是“从华盛顿特区来的游客”。

卡森说，那个年轻一点的俄国人向报架走去，他的朋友要求借阅“介绍拉斯维加斯工业”的书籍。拉斯维加斯是不准苏联使馆人员进去的，因为它靠近内利斯空军基地和内华达核试验场。

卡森对这个苏联人说，赌博是拉斯维加斯的一种行业，于是他说，他将在图书馆浏览一下书刊。

卡森回忆说，然而过了不久，他们俩拿着一本“介绍内华达试验场”的书转回来了。这本三百页的书谈到了内华达试验场对环境的影响，美国政府在这个试验场进行地下核试验。

他们问是否可以影印这本书，卡森告诉他们，要影印必须要到县政府办公大楼。

塔斯社攻击撒切尔夫人发出好战要求

【塔斯社伦敦十一月十三日电】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最近几周中又一次地要求加紧军备竞赛。

分析家们在评论撒切尔夫人在伦敦市长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时强调，她近来越来越频繁地发出好战要求不是没有理由的。这里认为，这位首相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十二月份布鲁

美报文章《在伊利的间谍和反间谍活动》

揭露苏驻美武官处人员到部署了MX导弹的伊利搞间谍活动

据卡森回忆，那个年纪较大的俄国人让他的同伴出去办理此事，他却留在图书馆。他对卡森说，既然通常不许来访者把书带出图书馆，“为了安全起见，我留在这里”。

过了一段时间后他的同伴回来说，县政府的影印机不能用来影印这么多东西，但是他发现一家商店可以影印这本书，费用为四十七美元。他同意花这笔钱，于是几乎要用两小时的影印任务就在附近的商店开始了。

这家商店的店员埃德·迈耶说，这个俄国人对他讲，他是从华盛顿来的“一个能源工程师”，他需要这个书上的资料，并且只在城里呆一会儿。这个俄国人说，既然他这么忙，他愿意自己影印，这样迈耶可以继续接待顾客。

据迈耶说，几乎就在这个俄国人影印完毕离开后不久，一个“打扮得象牛仔”的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走了进来。特工人员要求伊利人确切地回想一下这两个客人说了什么以及拿走了什么。在这两个苏联人所到过的每一个地方事情都是这样重演一遍。

再回过头来谈谈图书馆的情况。当时那个年纪大的俄国人想同助理管理员卡森随便谈谈。

她说，“他曾问我是否去过俄国。”后来他送给她一本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有插图的书。

在那个年纪较轻的武官回到图书馆还了那本书以后，这两个人就走了，不过是在问了当地印第安人保留地在哪里之后才走的。卡森说，她对他说，曾住在城里的一个小居留区的约一百五十名印第安人最近已搬到离这里有一段距离的新居去了。她回忆说，他们走的时候说，他们想徒步到老保留地去。

后来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同卡森谈话时，要求她把那本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书给他们，并拿走了这本书。

俄国人去过的另一个地方是怀特派恩县商会。管理商会的贝蒂·怀特赫斯特在他们到达的前一天晚上接到了“当地执法机构的一位官员”打来的电话，提醒他说，根据他们过去的活动特点，他们可能要来访问。“他们把身高和年龄告诉了我”，并且要我象对待所有游客一样对待他

匈牙利报纸文章《工资和对个人的鼓励》

谈匈牙利明年实行新的工资调节方式

【本刊讯】匈牙利《人民之声报》十一月十一日刊登基迈尔·伊一埃米尔的一篇文章，题为《论新的经济调节制度》，《工资和对个人的鼓励》，摘译如下：

改进经营管理和保持现有成绩的基本条件是比以往更好、更有效率地劳动。对工资调节办法的修改反映出在这方面要进行更适宜、更有效的物质鼓励。加紧实行物质利益原则可以促使更有效地安排就业和使职工人数确定得更合理。

最近几年，人们对于我们的工资制度，特别是对于工资水平规定进行了许多批评，说以往的办法不利于鼓励合理地节约劳动力。一九

八〇年一月一日开始生效的六点工资调节方式主要是以工资总额制为基础。百分之七十的企业可按这种方式经营管理。

更有效地安排就业和加强利润原则一般能使与企业定额相联系的工资总额制成为合理的办法。然而这种办法并非到处都适用，因为在有些部门（服务行业、福利事业）保持现有的就业人数或者使人数有所增加是符合国民经济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平均工资调节办法是正确的。在由于种种原因只能有限度地实行利润原则的国民经济部门，则采用中央工资总额制或平均工资制。在利润原则只能部分地与企业活动挂钩的

笑着指出，她摆出的小册子他们几乎每样都拿走了一册，其中还包括“一张长九英寸宽九英寸的关于冒充顾客行窃的告示，这张告示警告说，冒充顾客行窃按内华达州的法律可以拘留你”。

怀特赫斯特说：“这里的店老板很爱张贴这种告示，因为以前行窃者被抓住以后完全可以走开，我们对此毫无办法。”她无法解释俄国人为何拿走这张告示。

俄国人还去过怀特派恩发展公司，据迈克·伯恩说，“他们要求了解这个地区概况……，这个地区有哪种工业。”

他们对伯恩说，他们是从驻华盛顿的一个大使馆来的，但是他很快就认出他们是俄国人，尽管他们穿的是西方的服装，因为，如他所说的那样，“他们俩的教名都是弗拉基米尔”。

据当地的一位新闻记者说，这两个人在当地一家餐厅吃了午饭，并大声地用俄语谈话。

在他们访问之后，关于在伊利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传说就传开了。

当地的报纸《伊利每日时报》一周后把这件事写成文章，刊登在它的专栏上，专栏是记录这个城镇里发生的事情的。

县警察局长办公室十月三十一日通过一位发言人说，从未发生过此事，该办公室已事先向城内某些人提供了情况。

当拉斯维加斯的一家报纸批评这则消息时，空军有关MX导弹问题的首席发言人盖伊·赫克准将说，这次访问表明苏联人很关心这种导弹。他接着说，“我们想让他们尽可能了解基地情况，因为根据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规定，苏联是否有能力核查每个发射场有多少枚这种机动导弹是重要的。”

联邦调查局仍对此事保持沉默。

苏联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昨天指出，这种访问对于苏联驻华盛顿的武官和美国驻莫斯科的武官来说都是“是经常的和正常的”访问。

他说：“这是严格的对等行动、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有来有往。”

人们问他，为什么要去内华达州的伊利呢？

他回答说，“有些人可能试图找出这次访问同MX导弹的“某种巧合”。

劳动定额的企业应该得到更多的工资发展基金。

修改后的办法使企业可以支配因职工人数减少而节省下来的工资的百分之三。

对工资、收入制度的修改也改变了在企业中担负较高领导职务的职工的待遇。以前的规定过于死板，不足以使企业的领导者提高工作定额。

与此同时，各级领导人员不断加重的责任以前从物质上也得不到适当的反应。今后，企业较高领导人员除领取基本工资和分红外，在完成企业任务的情况下，还可以得到奖金。根据经营的成果，奖金可以按比例增加。新规范的基本原则是，所付出的每个福利的背后都要有相应份额的劳动成果。

部门，要将中央实行的工资办法与同定额相联系的工资办法结合起来。

以前采用工资总额制的国营农场，从明年开始也同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样采用工分制。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在商业中，工资办法由平均工资制改为工资总额制。

过去几年，许多人对提高工资的最高免税界限为百分之六提出意见。以后，如果经营成效突出，提高工资的最高免税界限可以放宽到百分之九。

根据生产效率使各企业有不同的提高工资的条件是一个重要因素。那些不断提高生产效率的企业，特别是那些以较少的职工完成了

美报文章《古巴充当苏联的先锋失利》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十一月四日刊登路易斯·哈拉斯从纽约发回的一篇通讯，题为《古巴充当苏联的先锋失利》，摘译如下：

苏联为使不结盟国家站到它一边而进行的努力在联合国碰到了一个路障。

古巴是莫斯科在争取九十四个国家所谓不结盟国家的斗争中的代理人和不结盟组织今后三年的名义领导人，但是古巴却无法取得它们足够的支持，因此未能当选为安理会的理事。

在这个过程中，卡斯特罗的努力不懈的和有钻研精神的外交官们非但没有统一这个组织，反而更造成了其队伍的分裂。

此外，哈瓦那给自己造成了一个最不愉快的为难处境：在它和哥伦比亚之间争夺玻利维亚将在年底空出来的安理会席位的僵局中，它的选择是坏与更坏间的选择。古巴可以举起双手认输，至少承认半输，同意同它的对手平分这两年的任期，只要

哥伦比亚也同意，但是，那对它在结盟国家中自称的威信和领导地位将是一个打击。

它也可以坚持，从而造成一场规章方面的危机，这场危机可能使安理会本身瘫痪，而预料这不可能是古巴的主子苏联所希望的。

不结盟运动的命根子历来是反对前殖民大国和反对目前世界上富裕国家这个共同的基本态度，当然，这是指工业化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即使卡斯特的古巴可能对不结盟国家中某些温和的国家来说显得太激烈，那本身也不会损害它要取得领导地位的野心。

但是，担当九月初在哈瓦那召开的不结盟最高级会议的东道主古巴人，以压制和傲慢的态度操纵这次会议，以便不惜代价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激怒了相当一部分客人。

考虑到这些外交官在回到纽约之后私下表示的严重不满和大量抱怨，在联合国出乎意外的倒不是古巴人没有能得到足够的支持以得到

安理会的席位，而是他们竟能得到他们实际上得到的支持：迄今为止最高的，在联合国一百五十一个成员国中有八十四代表团投了赞成票。在哈瓦那，古巴人代表他们的苏联和越南朋友行事，以一种虚假的一致同意把波尔布特政权派去的柬埔寨的代表团逐出，虽然他们没能使河内的金边代理人韩桑林派去的代表团得到席位。

但是，在纽约，亚洲反对越南扩张主义的国家，实际上是除越南本身、老挝、蒙古、阿富汗，奇怪的是还有印度以外的所有国家，都渴望进行报复，强使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表决，使古巴—苏联—越南的势力遭到惨痛的失败：七十一个代表团投票赞成让波尔布特的代表团占有席位，只有三十五个代表团支持古巴。

进行伤害之外又加侮辱，反对古巴的国家表明，它们不乐意站在进行屠杀的波尔布特政权一边，但是，它们投了赞成波尔布特政权的票，因为它们认为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是不能

接受的。

即使在联大开始就安理会席位进行投票时，古巴修补篱笆的工作得以使这个原先小小的支持票数增加一倍以上，这个核心的反对，主要是亚洲的反对，也能使古巴得不到它要取得成功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

古巴人同苏联协调一致，选择越南作为他们的主要盟友。无论问谁都会说，他们选错了朋友。河内的扩张主义运动威胁着不幸的柬埔寨人民的生存，作为一个副产品，它可能导致卡斯特罗想当不结盟运动的毫无异议的领导地位的梦想破灭。

★

★

【法新社曼谷十一月一日电】泰国《民意报》今天说，亲苏联的“泰国爱国阵线”的九十五名共产党叛乱分子，在越南受训后已于不久前潜回泰国北部。

泰一批亲苏分子返回泰国北部

据说，这些配备有野战无线电台和战略物资的叛乱分子在从越南返回泰国的途中曾在老挝停留了五天。

路透社记者瓦茨自不丹廷布报道

不丹旅游业情况

【路透社不丹廷布十月三十一日电】（记者：格兰维尔·瓦茨）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上校说：“我们来不丹是因为几乎没有其他人来。”

他是同另外九人一起到这个偏僻的喜马拉雅山王国山区进行假日旅行。预料这个王国今年将只接待一千五百游客。允许少量游客来这个只有一万八千平方英里的国家是不丹王国政府经过了慎重考虑的政策。旅游向导策·多尔吉说，政府希望不让不丹（主要是农民）的一百三十万人民过快地与外国人接触，以免他们受到他所说的“文化冲击”。

不丹的住宿设备也是极其有限的，它的可供游客住宿的四家饭店里只有大约二百一十个床位。

旅游计划开始实行于一九七四年以来，只来过一百六十名外国游

客。那时，出售各种外国邮票，包括立体的和金属的邮票是不丹每年赚取十万美元外汇的主要手段。现在，旅游业已盛行起来，政府指望在今年第一次通过旅游业赚取超过一百万美元的外汇。

多尔吉说，一九八一年饭店的床位还可以增加二百五十四个，政府正在考虑开辟有限的航线通向不丹。

目前，大多数游客要经过两天令人厌烦的旅行到首都廷布，他们首先乘飞机到位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北部的巴格多格拉，然后再从边界乘小汽车或面包车经过一百七十多公里长的蜿蜒曲折的山路。

外国人既需要有来不丹的签证，又要有印度政府发的特别通行证穿过印度的被禁止的北部边界地区。

要求来访者至少提前两个月就提出申请，即使如此，也可能出

路透社曼谷报道

泰军方人士说越军已开始对柬埔寨西部发动旱季攻势

【路透社曼谷十一月十四日电】泰国军方人士今天说，柬埔寨西部的越南领导的军队看来已开始对波尔布特的游击队发动旱季攻势。

他们说，这次攻势是星期一开始的。当时越南军队炮轰了柬埔寨矿城拜林以北不远的边境地区，那里挤满了红色高棉的追随者。

这次五小时的进攻迫使五千名柬埔寨人逃到泰国。越南的迫击炮弹纷纷落到距泰国边界只有三四百码的地方。

这些人士说，这次等待已久的攻势将在本月底或十二月初加剧，因为届时丛林密布的地面不断干燥起来，便于越南重型军用车辆通行。

军事情报机构的消息说，几周来，越南已把他们在柬埔寨的军队调到西部。这些人士不肯猜测他们在同泰国相邻的一些地区的军队实力，但是估计从三至八个师不等，总数多达四万。

泰国军方预料，越南领导的军队将对在马德里省山区隐蔽处以外活动的红色高棉游击队残部发动钳形进攻。

它认为，越南人将从拜林向北推进，另一支部队将从特莫博镇和诗梳风镇往南推进。

政府担心，如果战事继续下去，至少将再有二十五万柬埔寨人越过边界进入泰国。泰国武装部队说，他们已准备好对付战事蔓延。

应泰国政府的要求，联合国五人调查小组今天到达这里，以便对泰柬边境局势作出估计。

这个小组在同泰国总理江萨和外长乌巴蒂磋商后将于明天访问边境地区。调查小组将在这里逗留大约三周，并将最后决定是否应在边境上派联合国常驻观察小组。

小时的广播。

主要的娱乐之一是射箭，用一个长竹弓，射一个在差不多有一个足球场距离之外的木制靶。政府目前只允许它所谓的“有选择的”游客至少六人一批来访。

多尔吉说：“每人每天至少要花一百三十美元。这笔费用就作了选择。”

大多数游客是美国人，其次是西德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日本人和澳大利亚人。附近的印度人也开始游览不丹，但是去年只有约一百名印度人来到不丹。

不丹人是信奉佛教的，象它的北部邻邦西藏一样，而且不丹人和西藏人的脸也很相像。

廷布宗（吉格梅·多尔吉·旺楚克国王的王宫、一座大的庙宇堡）是一切的中心。

这位世界上最年轻的君主今年二十三岁，他和他的僧侣一起住在建筑物里，国民议会也在这个建筑物里。

因为里面住有僧侣，所以妇女在下午六点以后不能留在宗内。

英·甘地和查·辛格在竞选活动中受到攻击

【美联社新德里十一月十一日电】印度联合新闻社报道，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星期日举行竞选旅行时，一群暴徒袭击了甘地夫人的小汽车，甘地夫人没有受伤，但是她的几名助手头部负伤。

甘地的党的一名副职官员贾·米什拉负了伤，他对记者说，发生在加尔各答西北四百公里的萨哈萨附近的袭击是由看守总理查·辛格的执政党的领导人“事先策划的”。

辛格和甘地夫人是死对头，他们已开始竞选旅行，为明年一月第一周举行的印度全国大选作准备。人民党于去年夏天瓦解之后，已解散了议会准备新的选举，人民党在一九七七年的选举中大败了甘地夫人的国大党而当选。

米什拉对印度联合新闻社的记者说，出席在比哈尔邦马迪普拉城举行的竞选集会的人很多，会议期间约有一百名敌对的示威者两次用石头和碎砖袭击甘地夫人的小汽车，砸碎了汽车上的挡风玻璃。他说，甘地夫人很快在保护下脱离险境，但是，他、甘地夫人的警卫和另一名政工人员由于头部负伤需要急救。

【法新社新德里十一月十二日电】发怒的查·辛格总理今天要求他的党的工作人员对在最近的竞选活动中会在他发表演说的公共集会上捣乱的人进行报复。

目前正在印度中部的中央邦旅行的辛格在好几处遇到了抱敌意的人群。星期日，他在贾布阿、拉特兰、和印多尔举行的集会受到敌对党人员的扰乱，今天在瓜利奥尔和其他地方再次受到扰乱。

中央邦是由反对党人民党统治的。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月十日至十二日连载一篇徐南苹的归国杂记，题目是《中国大陆的门大开了》，转载如下：

在国外，常常听到对中国旅行社的批评，而我从亲身接触中发现，中旅社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和蔼可亲的，工作效率也不算差。一进中旅社看到排队的长龙，自然会想到他们的惊人的工作量。我相信他们之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但要想从表面分辨出来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和群众打成了一片。火车到达广州，第一个过来打招呼的是位梳了两个小辫子的中旅社接待员，白里透红的小圆脸，没有任何化妆却那样美丽，微笑着向旅客介绍有关食宿和交通的安排，给人以宾至如归之感。短短几分钟的接触，就使我初尝到“家”的温馨。

在美国读有关苏联的报道，使我对共产党统治的社会留下了一种恐怖感，特务横行，盯梢、监视、窃听、施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未回国前，看了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报道，对于回国后的遭遇，也曾心怀疑惧。真的回国以后才发觉自己原来想错了，中国与苏联完全是两回事。

在大陆旅行两个月，不但没有任何人盯我的梢，而且在广州、北京、西安、成都、昆明、重庆、南京、上海，与上百亲友都有私人的聚晤，无话不谈，没有遇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干扰。连原来不存奢望的老家——江苏句容乡下的祖屋这次也到了，并能一享与大姑妈、二姑妈同榻共话的愉快。虽然，听他们叙述三姑妈在文化革命期间的遭遇，不免伤心落泪，恨得我大骂“四人帮”法西斯，但今天能够毫无顾忌地互倾积愆，不也正说明中国社会已经逐渐走向开放吗？

我所访问的亲戚朋友中，年纪稍长者，三十年来无不受过政治运动的冲击，有的还被冲击得很厉害。比如我的二姨爹，是位高级知识分子，由于寄希望于共产党，解放时留在重庆不走，解放后调北京任教，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未能幸免；文化大革命一起就受到红卫兵的斗争；多年来卧病在床。当我在北京找到我姨爹的住所，扶着摇摇晃晃的木制楼梯扶手，走进了三楼的一角时，一眼就看见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半卧在一张小床上，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凄凉！但是二姨妈对我这位远方来客表现出的欢迎热忱，很快就使整个屋子充满了温暖。两位老人和表哥对过去的事说得很少，他们并不是忌讳，而是由于对当前国家领导人的满意，所以话题更多放在打倒“四人帮”后的高兴上。比如，政策落实，姨爹恢复了名誉，补发了工资，现在还按月领退休金等等。至于二姨爹本人呢？他的一句话，使我永远不能忘记：“只要国家好了，个人算什么！”我联想到我父亲的类似的语言，也许这就是中国人的特质吧！

我未到北京之前，就希望找到一位理想的导游者，熟悉北京，同时能对我畅所欲言。经过一位叔叔的介绍，终于找到了冒舒諲伯伯。他是冒辟疆的后代，博学多才，对于首都景物，更是如数家珍，一路上听着他一口和蔼可亲的京片子，介绍眼前的名胜古迹，既熟悉历史掌故，又能结合现实生活，真是过瘾之极。比如我们漫步到景山时，他就说景山公园是挖故宫的护城河时，就地取材，将泥土堆起四十米高的小山坡，再在其上修成园林的。走到一棵只剩树根的槐树处，他说，这棵树就是当年崇祯皇帝上吊的所在，可惜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砍掉了。

我曾跟舒諲伯伯讨论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发现他对国家领导人充满信心。他说，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人民又是具有伟大德性和韧力的人民，只要不再有政治动乱，一心向治，中国是大有希望的。按照西方的观点，一个封建世家出身的公子哥儿，对于共产党政权总是格格不入的，但舒諲伯伯给我的印象，却是对于自己的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向富强康乐具有坚定的信念。

参观十三陵时，我独自步行到路边的果园张望，看见一位身体健壮，个子高大，皮肤黝黑的妇女在那儿铲土，也许是我的衣著及挂在肩上的

香港《大公报》刊登徐南苹归国杂记

《中国大陆的门大开了》

照相机，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抬起头来面带微笑，对我点点头，从而给了我跟她交谈的勇气。当我们用普通话开始交谈时，她面露惊喜之色，迅捷地在衣服上擦去手上的泥土，主动伸出那粗糙的手与我握手。一问一答之下，我获知她在一九六七年知识青年下乡的号召下，曾到自己的家乡参加培育果园。一九七〇年分配到北京郊区，在这里参加新辟果园的建设。她个人喜爱这份工作，当然也认识到这份工作有利于国家。那天虽是星期日，仍自动地骑了脚踏车，扛了锄头，来到果园挖掘灌水的水沟。我在美国时，总以为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一切都是受压迫强制执行的，眼前的事实却不得不使我相信，在社会主义中国，同样有专为爱好而工作的人，他们的努力和代价不是金钱，而是个人对工作的兴趣以及对社会的责任。

中国大陆的开放，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学的大门对各种阶级出身的人统统打开。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给大陆上所有有志报国的青年带来了希望。文化大革命期间排除了非工农兵出身的人发挥才智的机会，使许多青年人对前途失去了希望和信心。

现在，由于认识到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已有新的变化，因此，为培养大学生、研究生制定了一条“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政策，因而大受欢迎。我到四川成都华西坝参观，就体验到一种活跃气氛。四川医学院去年招收了四十二名研究生，四十一个都是大学毕业的，其中独有一个不是大学毕业生，他是高中毕业，有多年牙科临床经验，考试后以成绩特优、有培养前途而从边远的云南招收来的。入学考试，英语名列全校第二，牙科主科包括实际诊断和操作也非常出色，面试时考官禁不住问他，你没有上过大学，怎么比上过大学的还考得好？这个学生的家庭按“四人帮”的标准是所谓属于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专政对象”，

委报谈卡特进行长跑锻炼的文章 《卡特怎么了？》

【本刊讯】委内瑞拉《国民报》十月十五日刊登一篇题为《卡特怎么了？》的文章，摘译如下：

前不久，国际电讯报道了长跑爱好者卡特总统不得不退出一次十公里的长跑比赛的消息。当时他脸色苍白，感到两腿不听使唤。

这件事可能是很严重的，发生在象卡特这样的一位总统身上，可能有人就对这项世界上亿万人每天都从事的运动产生怀疑。

卡特年轻时，是美国海军学院运动队队员，距今已有三十六年了。从那时起，他逐渐变成了一个体育运动爱好者，今天他爱好的体育活动还包括打网球、游泳和打猎。

自从他开始任总统并把家安在白宫以后，由于忙于解决国家事务，他发现越来越没有时间打网球了，他兴致勃勃地开始了他的跑步训练，他选择了《跑步

但在“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政策下，他终于跨进了研究院之门。他入学后的多次学习考试，也以优异成绩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这种教育大开放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由于中国大陆的开放，各种各样的人都以探奇的心情涌入。特别是美国人更加醉如痴。

我在桂林碰到了美国广播界的几位朋友，谈起中国大陆的开放来，他们都欣然色喜，指为中国领导人智慧高的反映。遗憾的是旅游设备太差，组织欠佳，效率还低；否则的话，光这一项收入，也许就可以供中国实现一个现代化。而在我看来，更深的意义还成从政治上去找，从中国的统一前途去看。

大陆和台湾的统一，多数人认为是个死结，不容易解开，我未到大陆之前对这个问题也是悲观的。

到了大陆，我蓦然发现很多对台湾熟悉的人，纷纷以旅游的姿态进入，我在上海遇到了一个旅行团，里面有两个熟人，我情不自禁地问：“怎么你们也来了？”他们说：“根嘛！谁都想来嗅一嗅故国泥土的芳香”。我再问：“印象如何？”他们异口同声回答道：“未来之前，心内是嘀咕的，共产世界嘛！来了之后，觉得不是想象的那么封闭，有许多地方还保持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本来，人与人之间的误会，是长期隔阂造成的，一旦接触了，彼此自然会感到一种乐趣，看来，“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总有一天要结束的。

祖国大陆给我总的印象，虽然还很穷，但却显得生气勃勃，尤其是人，绝大多数的人都表露出一种爱国情操，特别是一些受冲击者，很少为个人的恩怨而斤斤计较，对于长期生活于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美国的我来说，确是大开眼界。

我为大陆的开放高兴，离开大陆时，想到一个星期后又可到宝岛台湾探亲访友，对来去自由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可惜这种自由，现在还只限于持有外籍护照的人享有。如果十亿中国人都享有海峡两边往来的自由，那该是多么美的事！

★ ★

如果考虑到他的年龄和他参加跑步运动的时间较短，这四十六分钟的时间是相当不错的了。

卡特的医生说，卡特患的是虚脱症。治疗很简单，把衣服脱掉，用冷毛巾盖身，从他左臂血管中注射一升浓度百分之九的生理盐水即可。一小时之后，卡特开始在房间里走动。九十分钟之后，他便来到长跑比赛终点给获胜者颁发奖状。

我就感到不好受。”

从今年夏季开始，卡特下决心一周跑六十至七十五公里的距离，我认为这是十分可观的。这对于一个已满五十五岁的总统来说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卡特总统在报名参加“卡托克廷山”长跑比赛时，打算用四十六分钟跑完十公里距离。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月十日至十二日连载一篇徐南苹的归国杂记，题目是《中国大陆的门大开了》，转载如下：

在国外，常常听到对中国旅行社的批评，而我从亲身接触中发现，中旅社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和蔼可亲的，工作效率也不算差。一进中旅社看到排队的长龙，自然会想到他们的惊人的工作量。我相信他们之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但要想从表面分辨出来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和群众打成了一片。火车到达广州，第一个过来打招呼的是位梳了两个小辫子的中旅社接待员，白里透红的小圆脸，没有任何化妆却那样美丽，微笑着向旅客介绍有关食宿和交通的安排，给人以宾至如归之感。短短几分钟的接触，就使我初尝到“家”的温馨。

在美国读有关苏联的报道，使我对共产党统治的社会留下了一种恐怖感，特务横行，盯梢、监视、窃听、施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未回国前，看了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报道，对于回国后的遭遇，也曾心怀疑惧。真的回国以后才发觉自己原来想错了，中国与苏联完全是两回事。

在大陆旅行两个月，不但没有任何人盯我的梢，而且在广州、北京、西安、成都、昆明、重庆、南京、上海，与上百亲友都有私人的聚晤，无话不谈，没有遇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干扰。连原来不存奢望的老家——江苏句容乡下的祖屋这次也到了，并能一享与大姑妈、二姑妈同榻共话的愉快。虽然，听他们叙述三姑妈在文化革命期间的遭遇，不免伤心落泪，恨得我大骂“四人帮”法西斯，但今天能够毫无顾忌地互倾积愆，不正说明中国社会已经逐渐走向开放吗？

我所访问的亲戚朋友中，年纪稍长者，三十年来无不受过政治运动的冲击，有的还被冲击得很厉害。比如我的二姨爹，是位高级知识分子，由于寄希望于共产党，解放时留在重庆不走，解放后调北京任教，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未能幸免；文化大革命一起就受到红卫兵的斗争；多年来卧病在床。当我在北京找到我姨爹的住所，扶着摇摇晃晃的木制楼梯扶手，走进了三楼的一角时，一眼就看见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半卧在一张小床上，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凄凉！但是二姨妈对我这位远方来客表现出的欢迎热忱，很快就使整个屋子充满了温暖。两位老人和表哥对过去的事说得很少，他们并不是忌讳，而是由于对当前国家领导人的满意，所以话题更多放在打倒“四人帮”后的高兴上。比如，政策落实，姨爹恢复了名誉，补发了工资，现在还按月领退休金等等。至于二姨爹本人呢？他的一句话，使我永远不能忘记：“只要国家好了，个人算什么！”我联想到我父亲的类似的语言，也许这就是中国人的特质吧！

我未到北京之前，就希望找到一位理想的导游者，熟悉北京，同时能对我畅所欲言。经过一位叔叔的介绍，终于找到了冒舒諲伯伯。他是冒辟疆的后代，博学多才，对于首都景物，更是如数家珍，一路上听着他一口和蔼可亲的京片子，介绍眼前的名胜古迹，既熟悉历史掌故，又能结合现实生活，真是过瘾之极。比如我们漫步到景山时，他就说景山公园是挖故宫的护城河时，就地取材，将泥土堆起四十米高的小山坡，再在其上修成园林的。走到一棵只剩树根的槐树处，他说，这棵树就是当年崇祯皇帝上吊的所在，可惜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砍掉了。

我曾跟舒諲伯伯讨论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发现他对国家领导人充满信心。他说，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人民又是具有伟大德性和韧力的人民，只要不再有政治动乱，一心向治，中国是大有希望的。按照西方的观点，一个封建世家出身的公子哥儿，对于共产党政权总是格格不入的，但舒諲伯伯给我的印象，却是对于自己的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向富强康乐具有坚定的信念。

参观十三陵时，我独自步行到路边的果园张望，看见一位身体健壮，个子高大，皮肤黝黑的妇女在那儿铲土，也许是我的衣著及挂在肩上的

香港《大公报》刊登徐南苹归国杂记

《中国大陆的门大开了》

照相机，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抬起头来面带微笑，对我点点头，从而给了我跟她交谈的勇气。当我们用普通话开始交谈时，她面露惊喜之色，迅捷地在衣服上擦去手上的泥土，主动伸出那粗糙的手与我握手。一问一答之下，我获知她在一九六七年知识青年下乡的号召下，曾到自己的家乡参加培育果园。一九七〇年分配到北京郊区，在这里参加新辟果园的建设。她个人喜爱这份工作，当然也认识到这份工作有利于国家。那天虽是星期日，仍自动地骑了脚踏车，扛了锄头，来到果园挖掘灌水的水沟。我在美国时，总以为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一切都是受压迫强制执行的，眼前的事实却不得不使我相信，在社会主义中国，同样有专为爱好而工作的人，他们的努力和代价不是金钱，而是个人对工作的兴趣以及对社会的责任。

中国大陆的开放，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学的大门对各种阶级出身的人统统打开。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给大陆上所有有志报国的青年带来了希望。文化大革命期间排除了非工农兵出身的人发挥才智的机会，使许多青年人对前途失去了希望和信心。

现在，由于认识到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已有新的变化，因此，为培养大学生、研究生制定了一条“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政策，因而大受欢迎。我到四川成都华西坝参观，就体验到一种活跃气氛。四川医学院去年招收了四十二名研究生，四十一个都是大学毕业的，其中独有一个不是大学毕业生，他是高中毕业，有多年牙科临床经验，考试后以成绩特优、有培养前途而从边远的云南招收来的。入学考试，英语名列全校第二，牙科主科包括实际诊断和操作也非常出色，面试时考官禁不住问他，你没有上过大学，怎么比上过大学的还考得好？这个学生的家庭按“四人帮”的标准是所谓属于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专政对象”，

委报谈卡特进行长跑锻炼的文章 《卡特怎么了？》

【本刊讯】委内瑞拉《国民报》十月十五日刊登一篇题为《卡特怎么了？》的文章，摘译如下：

前不久，国际电讯报道了长跑爱好者卡特总统不得不退出一次十公里的长跑比赛的消息。当时他脸色苍白，感到两腿不听使唤。

这件事可能是很严重的，发生在象卡特这样的一位总统身上，可能有人就对这项世界上亿万人每天都从事的运动产生怀疑。

卡特年轻时，是美国海军学院运动队队员，距今已有三十六年了。从那时起，他逐渐变成了一个体育运动爱好者，今天他爱好的体育活动还包括打网球、游泳和打猎。

自从他开始任总统并把家安在白宫以后，由于忙于解决国家事务，他发现越来越没有时间打网球了，他兴致勃勃地开始了他的跑步训练，他选择了《跑步

但在“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政策下，他终于跨进了研究院之门。他入学后的多次学习考试，也以优异成绩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这种教育大开放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由于中国大陆的开放，各种各样的人都以探奇的心情涌入。特别是美国人更加醉如痴。

我在桂林碰到了美国广播界的几位朋友，谈起中国大陆的开放来，他们都欣然色喜，指为中国领导人智慧高的反映。遗憾的是旅游设备太差，组织欠佳，效率还低；否则的话，光这一项收入，也许就可以供中国实现一个现代化。而在我看来，更深的意义还成从政治上去找，从中国的统一前途去看。

大陆和台湾的统一，多数人认为是个死结，不容易解开，我未到大陆之前对这个问题也是悲观的。

到了大陆，我蓦然发现很多对台湾熟悉的人，纷纷以旅游的姿态进入，我在上海遇到了一个旅行团，里面有两个熟人，我情不自禁地问：“怎么你们也来了？”他们说：“根嘛！谁都想来嗅一嗅故国泥土的芳香”。我再问：“印象如何？”他们异口同声回答道：“未来之前，心内是嘀咕的，共产世界嘛！来了之后，觉得不是想象的那么封闭，有许多地方还保持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本来，人与人之间的误会，是长期隔阂造成的，一旦接触了，彼此自然会感到一种乐趣，看来，“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总有一天要结束的。

祖国大陆给我总的印象，虽然还很穷，但却显得生气勃勃，尤其是人，绝大多数的人都表露出一种爱国情操，特别是一些受冲击者，很少为个人的恩怨而斤斤计较，对于长期生活于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美国的我来说，确是大开眼界。

我为大陆的开放高兴，离开大陆时，想到一个星期后又可到宝岛台湾探亲访友，对来去自由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可惜这种自由，现在还只限于持有外籍护照的人享有。如果十亿中国人都享有海峡两边往来的自由，那该是多么美的事！

★ ★

如果考虑到他的年龄和他参加跑步运动的时间较短，这四十六分钟的时间是相当不错的了。

卡特的医生说，卡特患的是虚脱症。治疗很简单，把衣服脱掉，用冷毛巾盖身，从他左臂血管中注射一升浓度百分之九的生理盐水即可。一小时之后，卡特开始在房间里走动。九十分钟之后，他便来到长跑比赛终点给获胜者颁发奖状。

我就感到不好受。”

从今年夏季开始，卡特下决心一周跑六十至七十五公里的距离，我认为这是十分可观的。这对于一个已满五十五岁的总统来说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卡特总统在报名参加“卡托克廷山”长跑比赛时，打算用四十六分钟跑完十公里距离。